

开门见山



叶开

从纯女到飞女

前几天在电视里看到一部老电影。女主角洪学敏和男主角毛永明开着手扶拖拉机闯进河里，一边热火朝天地洗车，一边幸福满地闹别扭。年轻的洪学敏青春无敌，毛永明也算是快乐男生。电影里，他们穿着时髦，谈吐欢快，不像是一对乡村青年。

那个时代的电影，男生一律傻乎乎地单纯，女生一律是浓眉大眼的美丽。王馥荔等是成熟的美，洪学敏等是璞玉的美。这种美，衬托在快乐里笑声里，非常有感染

力。那个时期电影里的乡村风景都做作而虚假，农村房舍像北京四合院，青年穿着打扮不后于人。这种乡村与城市的颠倒，在那个以乡村为叙事和抒情主体对象的特定年代里，人人都熟视无睹。

每个时代都有暗恋对象。那个时代，令男生心脏怦怦乱跳的女生还有任冶湘、龚雪、张瑜、陈冲等。如今，大辫子大眼睛的任冶湘退隐矣，出淤泥而不染的龚雪远嫁了，张瑜和陈冲仍然在影戏中奋斗，人到中年，不得不为了演戏而一再改变戏路。陈冲卖弄性感，张瑜一跃而为主旋律的女英模。无论怎么折腾都有些力不从心，让人看了，慨叹且有些酸酸楚楚。

一个时代消失了，随之消失的是纯女时代。

纯女的最大特征是明媚，纯真，由表及里，通透剔透。这种归纳，有被女性主义者不喜的危险。随之而来的是飞女时代。

飞女的鼻祖，大陆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骑着小毛驴凶悍登场的野蛮女生巩俐。这位小姐演土财主的儿媳妇，虽然也是乡下丫头类角色，却一反前传统现实主义电影里温良恭俭让的女性性格定位，眼色泼辣、虎牙犀利、作风猛烈、身段凶悍，一举让吃细粮娇嫩惯了的老观众产生了极大的不适感、亢奋感。江南人头一次进川吃辣，额头冒汗，涕泪横流，感动和激越混杂在一起，就是这种五味俱全的味道。巩俐妹子勇敢的私生活作风和前凸后翘的丰乳肥臀，都大开大阖，风风火火，胆小的等闲观众被弄得浑身酥麻，四肢无力。她和超男姜文的火爆演出，使得大陆电影的趣味，自《红高粱》一出而为之大变。电影风格由含情脉脉、和风细雨，变而为大吼大叫，激流奔涌。巩俐之后，电影女性审美彻底地遭到了改变，一律是前凸后翘，丰乳

肥臀，一律是表情凶狠，作风泼辣。小妹妹章子怡一出场，就克隆不走样，并且作风之狠辣，又远远超过了大姐姐巩俐。在那个时代，美国有麦当娜，香港有王菲，都是一等一的飞女。性格塑造虽然各异，但都以反叛性格，给人以深刻印象。

时势造英雄，也造狗熊。飞女的风尚，一年一变样，三年大变样。

如今流行的趣味，已经不再泾渭分明。纯女和飞女相互融合，不断变身。今天是纯女，明天是飞女。今天是丑女，明天是美女。今天是淑女，明天是蛮女。审美的趣味跟饮食的趣味相伴而行，都是各色杂烩，五味俱全。酸甜苦辣咸，轮流吃到厌。审美就是审丑，吃醋也爱吃辣。

社会宽容度和包容度看起来大了，却让人怅然若失。

叶开：编辑、小说家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口舌舌燥》《我的八叔传》等作品。

塞壬歌声



塞壬

在上海地铁站看美女

陕西南路是一条被梧桐树遮蔽的小马路，马路边错落着时尚的衣服、皮包和鞋子小店，点缀些鲜花、甜点及首饰。夕阳才下，华灯初上，那些女子，或独自行走，或三两成群，影影绰绰，从写字楼出来，走过一家家小店，漫不经心晃到淮海路十字路口，巴黎春天与百盛广场两两相对，新鲜的商品，全都亮闪闪崭新地睁着眼睛，等待被青睐被领回被拥有，美女们在它们身边流连、叹息、赞美，失去美女眷顾的商场，好似田园荒芜、良辰不再、好姻缘难成。而此时，星巴克咖啡馆、哈根达斯甜品屋以及老国泰电影院，也因了那些低头轻笑、窃窃私语，那些飞扬的眼神手势，牛仔裤上的绣花，对着小圆镜扑粉补妆的小手，变得温馨惬意起来。

然后是十月夜晚的暖风或冷风，将这些可人的女子，送进陕西南路地铁站。每天，变换的“她们”都会从这里出发，奔向或回归到哪里去呢？这些上海土产或在上海浸淫日久的女子，与这个城市妥协、讲和，吸纳了城市的品质，她们既保守又开放，既时髦又妥帖，不张扬但绝不马虎。与北方或内地浓艳热烈的女子相比，她们几乎是阳春面条，是色泽明净滋味清淡的杭帮小菜。其中意韵，只有细细体味才能感觉。看似素面朝天的，白皙的脸是因了上好粉妆的修饰而不露痕迹，滋润的唇则是抹了透明的唇彩。她们热爱烟灰、米白、藏青、纯黑、枣红等清淡暗哑的色调，对衣料质地做工悄悄讲究。乍一看，难说时髦，精致却在细微之处——即便是在上

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她们也会设法改小肥大的军裤，收小军装的腰身，在那些灰扑扑简陋的石库门房内，是玻璃台板下的格子台布、花瓶里的鲜花所传达的精细与讲究。而在舒服妥帖和落落大方之下，也会有别出心裁的修饰，一款别致的手表，一条图案新鲜的围巾，须于手套和挎包、鞋子的颜色须得协调，香水须随衣服心情变换，诸如此类。

重要的，还是因江南女子的内敛含蓄、清淡温柔的态度所引发的联想。那个行动笨拙的姑娘，在地铁黄色警戒线前放下大包小包，长舒一口气，拢一下披散的卷发，腰肢风流，臀部被白色小裙子勾勒出浑圆的线条，双腿如此修长、洁净。她或许会在常熟路站在梧桐树遮蔽的小路暗影里。至于我边上的那个并着腿、直着身子的赭黄短发姑娘，正不停地转动脑袋，向左向右张望，两只手绞扭着放在牛仔裤的膝盖上，当一个男生满头大汗地奔过来时，她嘟着大嘴，笑意却像涟漪一圈圈在眼里扩散开来，我知道接下来她有的一顿好“作”，细细碎碎，像池塘中鱼儿吐出的小泡泡。

也许故事并非如此，当她终于背起双肩包皱着脸进了地铁时，那个男孩正从另一扇门出来。好似那个关于春天的故事，王志文飞奔进地铁站，那个邂逅的女子已进了地铁，他的呼喊被车门阻隔着、被火车的喘息裹走了。更多的是那个穿碎花长袖连衣裙的姑娘，长辫及腰，她和恋人手拉手走进站台时，两边火车同时抵达，他们来不及拥抱就各自心急慌忙地跳上车，门碰上的瞬间，两列火车，擦肩而过，各奔东西。

有个电影，说一个人失业了，不知如何打发时日，每天上班时间准时到地铁，来来回回直坐到下班。我坐在地铁站的红凳子上，也是这样心神茫然，无所事事，好在有这些美女从眼前走过，让我觉得这十月的一天并非虚度。

塞壬：专栏作家。散文、随笔散见于《十月》《书城》等刊物。著有：《孔子：公元551年》。

艺度空间



江郎才劲

羊肉串男生

那年深秋出差，忙完工作回到酒店已经凌晨一两点钟，既冷且饿，一位同事说：“我请你们吃羊肉串。”羊肉串就在酒店门口，和南京街头那种铁皮箱烤羊肉串一模一样。很晚才出摊，在路灯下面冒着浓烟和肉香，弄得黑夜烟火味十足。

请客的同事慷慨付出一百元“羊肉串男生”去边上——一间小饭店找零，“哗”的一下就跑了，扔下我们守在摊位那里等，而我们的羊肉串还红刺刺地躺在铁皮箱上。

3分钟后，“羊肉串男生”跑回来说：“没有零钱，你们等等，我再回去换。”这次他是骑单车，“咣”的一声。大家又冷又困，心想着早点结束，赶快上楼睡觉。

“羊肉串男生”没有回来，我们可怜的羊肉，面对炭火那一面已经“滋滋”冒油，而朝天的部分，还是粉红色的生肉一片。我们几个，只好亲自动手，捏住钢丝把羊肉串转来转去，煞有介事地用一把羊肉串拍打另外一把。那些在街头惊鸿一瞥看到过的招数，全都派上了用场。

“羊肉串男生”晃悠悠地回来了，他不奇怪我们做了摊主，也不检查铁皮箱边上钱箱里的钱有没有少，对于自己消失良久，他也没有抱歉的意思。看起来他有点单纯，全部家当交给三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都放心，或者说他很漫不经心，至少没有学会善待顾客。

我们好奇心大涨，随便和他聊。他中学毕业后出来工作，随便做了几家又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干脆自己摆摊烤羊肉串，已经几个月了，一个晚上一两百块，或者几块钱都是常有的事情，一切都说不准。他看起来不过20出头的样子，为了生计暂时心猿意马地过着。

最近我偏头疼厉害，导致失眠，成天精神疲惫，交错着焦躁不安。某个头痛欲裂的清晨，我突然想起那个“羊肉串男生”，摊位、客人，他都不紧张，甚至我拍他照片也没什么意见，他的悠然态度达到了相当的境界。这样的生活方式，主流观念里并不提倡，然而日子过得不流畅的时候，就顺应着过吧，总不能百上加斤地自己为难自己。

张艺：女，著名电台DJ，主持的《夜动听》《都市夜归人》等栏目，深受听众喜爱。

江郎才劲



江郎才劲

我们怎样变成“新文盲”

很突然地在某大门户网站上看到一条陈凯歌入选“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”的新闻，感到似曾相识，点开一看，消息竟是来源于去年10月28日的某某晚报，照例是与著名的《无极》有关，没想到网站编辑竟把它当成2007年10月22日的新闻发了。再看该网站的一个属于旧闻的栏目，把某写诗歌评论的“理论家”一本正经地赫然介绍成了“诗人”……

点开另一个网，发现一个作者正在一本谈《三国》的书里大放厥词：说赤壁之战前孙权一度的犹豫与观望状态都是装的，是陈寿和后来的裴松之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，而曲解了历史云云。如果事情真如作者所说，那么从陈寿以后，历代史学大家一直到主持《资

治通鉴》的司马光，都可能存了美化诸葛亮智谋的嫌疑。可是，陈寿的父亲做过诸葛亮亲信马谡的部下，因街亭之战受过处分，陈寿本人后来做的又是晋朝的官员，无论是从出身、立场还有职业、治学，都不可能在此美化诸葛亮、贬低孙权的政治智商。裴松之则是宋的史学家，距陈寿又有一段距离，但显然，南朝离三国时代还不太远，地理上又处于三国时东吴的旧地，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民间传说上，研究三国中东吴的人物都有一定的便利与权威性。如此轻易地以奇想式的抬杠去质疑陈寿和裴松之，却又拿不出考古或有说服力的史料为证，实在是桩充满胆量的行为。

妄为和妄谈，大约是国内文化领域近十年步入“资讯膨化世代”和网络时段的一大征候。不作核实且欠缺常识的“业内”新闻多了，缺少够水准的考据功夫且不动大脑的“学问”多了……不少“有识之士”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网络、电视、报刊这些公共媒体，却着实望状态都是装的，是陈寿和后来的裴松之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，而曲解了历史云云。如果事情真如作者所说，那么从陈寿以后，历代史学大家一直到主持《资

治通鉴》的司马光，都可能存了美化诸葛亮智谋的嫌疑。可是，陈寿的父亲做过诸葛亮亲信马谡的部下，因街亭之战受过处分，陈寿本人后来做的又是晋朝的官员，无论是从出身、立场还有职业、治学，都不可能在此美化诸葛亮、贬低孙权的政治智商。裴松之则是宋的史学家，距陈寿又有一段距离，但显然，南朝离三国时代还不太远，地理上又处于三国时东吴的旧地，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民间传说上，研究三国中东吴的人物都有一定的便利与权威性。如此轻易地以奇想式的抬杠去质疑陈寿和裴松之，却又拿不出考古或有说服力的史料为证，实在是桩充满胆量的行为。

这个穷得喊天的人是出版社首富，有一年光提成就拿了二十多万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是某个语种省内的拔尖人才，很多外事活动的现场翻译要喊上他。我和他一起出过差，在北京谈版权。洽谈期间，他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目光炯炯，神情轻松又庄重；人也完全变了一个样，背也挺直了，脚杆也打伸了，手也不晃了。特别让人佩服的是，那外语，行云流水一般，好听得极了。我怀疑我是在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一起工作。

但在回程飞机上他又变回来了，一盒饭加面包还没吃饱，再要一份又没有了，他拉我的盘子：你不要吃了，给我吃，你减肥嘛。

听说，他外语学院毕业，还留过学，早年是著名的美男子加才子一个，广受女人爱戴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情，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好奇啊，遵照普通的逻辑问过他：QQ，你是不是谈过一场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恋爱？他把头一歪，想听故事啊？写小说哇？拿钱来。

洁尘：女，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

这个穷得喊天的人是出版社首富，有一年光提成就拿了二十多万。更奇怪的是，他是某个语种省内的拔尖人才，很多外事活动的现场翻译要喊上他。我和他一起出过差，在北京谈版权。洽谈期间，他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目光炯炯，神情轻松又庄重；人也完全变了一个样，背也挺直了，脚杆也打伸了，手也不晃了。特别让人佩服的是，那外语，行云流水一般，好听得极了。我怀疑我是在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一起工作。

但在回程飞机上他又变回来了，一盒饭加面包还没吃饱，再要一份又没有了，他拉我的盘子：你不要吃了，给我吃，你减肥嘛。

听说，他外语学院毕业，还留过学，早年是著名的美男子加才子一个，广受女人爱戴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情，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好奇啊，遵照普通的逻辑问过他：QQ，你是不是谈过一场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恋爱？他把头一歪，想听故事啊？写小说哇？拿钱来。

洁尘：女，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

这个穷得喊天的人是出版社首富，有一年光提成就拿了二十多万。

更奇怪的是，他是某个语种省内的拔尖人才，很多外事活动的现场翻译要喊上他。我和他一起出过差，在北京谈版权。洽谈期间，他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目光炯炯，神情轻松又庄重；人也完全变了一个样，背也挺直了，脚杆也打伸了，手也不晃了。特别让人佩服的是，那外语，行云流水一般，好听得极了。我怀疑我是在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一起工作。

但在回程飞机上他又变回来了，一盒饭加面包还没吃饱，再要一份又没有了，他拉我的盘子：你不要吃了，给我吃，你减肥嘛。

听说，他外语学院毕业，还留过学，早年是著名的美男子加才子一个，广受女人爱戴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情，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好奇啊，遵照普通的逻辑问过他：QQ，你是不是谈过一场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恋爱？他把头一歪，想听故事啊？写小说哇？拿钱来。

洁尘：女，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

连城诀



连城

我们为什么旅行

1909年4月，罗伯特·培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。当时的防寒技术没现在好，他于是包裹得像只熊一样。他当时的想法是“好好睡一觉，是世界上最美事情”。这个结论不怎么高明，我们熬夜看英超，或者与朋友厮混过久，甚至午饭吃得过饱，一样可以产生同样的想法。

我们是不是因此可以搂着培利的肩膀说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？

探险的意义在于，你有能力到达别人去不了的地方，并发挥出与常态社会相同的感叹。在人类弱小之时，旅行与探险合一，“到达”成为最重要的标准。现在，旅行也像沃尔玛里面的商品一样，可以低廉地无限量供应。“到达”反而成为次要的标准了，只不过买张票而已。钱，可以解决一切。

登山家次仁多吉和他的同伴们，花了14年时间，登上了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，从1993年4月26日登上安纳普尔那峰(8091米)开始，依次征服了道拉吉利峰(8167米)、希夏邦玛峰(8027)、卓奥友峰(8201米)、迦舒布鲁姆II

峰(8035米)、马纳斯鲁峰(8163米)、南迦帕尔巴特峰(8126米)、干城章嘉峰(8586米)、洛子峰(8516米)、珠穆朗玛峰(8844米)、布洛阿特峰(8047米)、马卡鲁峰(8485米)、乔戈里峰(8611米)、迦舒布鲁姆I峰(8068米)……

江湖上盛传只要花60万元，阔佬登山爱好者就能雇人抬着上顶峰。作家王小山在与次仁多吉喝酒时曾求证过这个流言：“你开玩笑，怎么抬得上去？”次仁多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“多少得有点训练基础才行。”他边说边倒酒，“再说了，哪有用过60万，30万就够了。”他笑了。

多酷的一段话。我有点羡慕王小山了，能跟一个上过14座8000米高峰的人喝酒，就算都是雇人抬上去的，也得有400多万闲钱呀……

不过，可能没有这么无聊的富人。所以次仁多吉这一群人保有了培利的快感。不想多说什么，多想什么，不过到别人到不了的地方去说一声：有点累，能睡一觉就好了。

相比之下，一张往返机票，灌满数码相机，了不起搞一次一夜情，反而绞尽脑汁得出许多感悟，我看还是算了，不如老老实实呆在家里，少排放一点温室气体。皮寇·爱耶尔在点篇幅《我们为什么旅行》中说，旅行，不过是为了迷失自己，然后发现自己。

没有自己。怎么迷失，怎么发现？

连岳：著名专栏作家，专栏散见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。